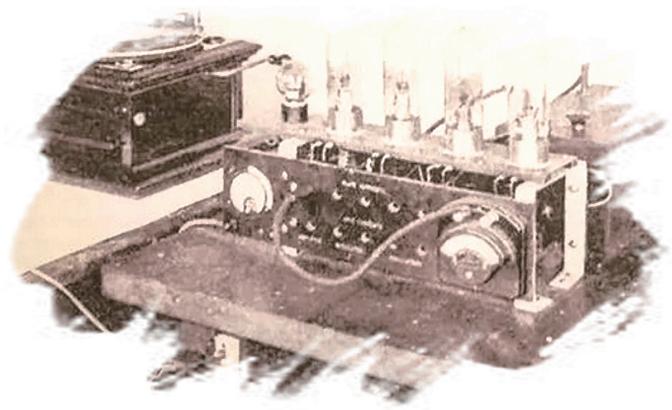




一部半电台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厅,摆放着一件无比珍贵的文物,它就是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开山鼻祖的“一部半电台”。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由于环境条件艰苦,红军的通信非常闭塞,除少量电话外,主要靠司号、旗语、烟火等进行联络,距离远的,则只能派通信员骑马甚至徒步传递。落后的通信方式,甚至无法满足战役指挥的基本需要。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中全歼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还意外收获了一份“礼物”——一部通信电台和十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由于红军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电台,出于对敌人的仇恨,在缴获过程中,他们把这部电台的发报部分砸坏了,一部电台就只剩下了“半部”,变得只能收报不能发报。

当这“半部”电台送到当时红军总部驻地时,毛泽东、朱德非常高兴,指出虽然这部电台没有了“嘴巴”,不能发报,但还带着“耳朵”,可以用来收听情报,并当场指示:“以后凡是在战场上缴获了敌人的东西,不懂的不能随便破坏,都要完好无损上交。”

不久,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至此,红军一共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十余名被俘获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自愿参加了红军,其中就有后来被誉为“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者”的王诤。受到红军一心为民作风的感染,他们急于要求开展工作,为红军作贡献。

1931年1月6日,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下,宁都小布镇赤坎村龚氏家庙的院子里热闹非凡,里里外外围满了红军战士和群众。王诤、刘寅等无线电通信人员将“半部”损坏的电台修理后,准备正式架台开始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将电台和铅笔、电码本、毛边纸、灯盏一一放到桌上后,王诤等人又将天线高高悬挂在窗外。能否正常使用?他们心里没有底。发电机响起后,王诤示意刘寅接上电源,轻轻打开电台开关,瞬间就听到耳机里发出响声,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新闻——红军终于有了无线电台!

不久,以“一部半电台”为基础,在赤坎村陈家土楼成立了中国工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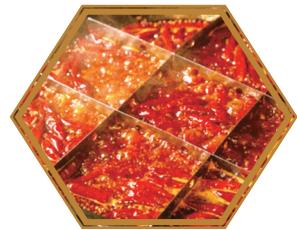
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同时,为满足红军部队对通信技术人才的紧急需求,毛泽东、朱德亲自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赤坎村开办无线电训练班,由王诤亲自担任教员。训练班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就为红军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这样,红军便开始有了自己的电台,也因此有了“一部半电台”起家的说法。

1931年4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要求电台侦听敌军动向。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有了电台,所以仍使用明码联络。成立不久的红军无线电通信队里,王诤亲自上机操作,利用那部只能收听、不能发报的残损电台,日夜监听敌军的动向,终于截听到了重要的情报。



5月15日黄昏,王诤、刘寅侦听到国民党军第28师电台与吉安留守处电台正在联络,师部电台发出:“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东固正是红军总部驻地。王诤感到敌人这一动向很重要,马上向总部首长报告。毛泽东、朱德依据这一情报下达命令,于拂晓前占据东固有利地形。次日6时,敌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全歼敌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首战的胜利。接着,红军一鼓作气,连打五个大胜仗,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诗句。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集会上,毛泽东称电台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表扬王诤、刘寅立下了头功。

此后,无线电通信逐渐成为红军作战的主要指挥联络方式,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上,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表,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是辣椒先动的手

在调味界,辣椒是目前最当红的明星。辣条抢占各大超市的零食货柜;麻辣火锅店永远排着队;酸奶、冰淇淋、棒棒糖、月饼推出麻辣口味;在重庆,你去足浴店泡脚,足浴盆里下着辣椒,“能祛湿”;还有商家特制了四川火锅味香薰。

嗜辣地区的人吃饭离不开辣椒。湖南人把辣椒扔进热锅,撒上蒜蓉,倒入豆豉,翻炒几下,一盘豆豉烧辣椒能让人干上三碗饭。豆花苦于咸甜之争已久,但川渝的豆花别具一格,把整坨豆花放入辣椒调制的蘸水里打个滚,再和着米饭一起下肚,鲜辣提神。

一线城市里,就算是以清淡口味为特色的粤菜馆,也不得不整几道加了辣椒的菜肴,争取那些无辣不欢的胃。

吃辣一时爽,“菊花”火葬场。辣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痛觉。辣的痛觉感受器几乎遍布全身,而味觉感受器只在嘴里,这就是为什么“菊花”能感受到辣,却不知酸甜苦辣咸。总结这个结论的两个科学家,因发现温度和触觉受体,拿到了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辣椒出手狠辣,肠胃不能敌,仍阻止不了人类对它上瘾。但在辣椒刚刚被发现时,远不如当下受宠。在哥伦布抵达新大陆之前,这种红色植物从来没有记载在各国历史文献里,哥伦布一行人最初看到辣椒时,把它视为印度香料“胡椒”的相似品,叫它Pepper(胡椒英文名)。

它独有的剧烈的灼热感并不为人所接受。《中国食辣史——辣椒在中国的四百年》一书中记载,16世纪下半叶,辣椒开始传入中国,在浙江、福建等地传播。最开始,它不被当成食物,而是一种观赏性植物。

把它摆上中国人的餐桌,也是出于无奈。最早吃它的是贵州人。在明清改朝换代的变更时期,战争和灾荒影响了跨省交通,贵州本地不产盐,盐价变高,农民不得不寻找平价的调味料代替品。

辣椒就此登上擂台。种植辣椒占地少,对土质要求低。而且,辣椒的味道重,能下饭,掩盖质量不好的食材口感,廉价又实际地帮助农人大量进食主食。

所以辣椒是个穷亲戚。那时,在城市或乡村富绅之家,吃

辣被认为是一种穷人的饮食习惯。在美食界,调料始终是边缘的,可以增减的,体现口味偏好和阶级差距。

辣椒在全国各地的扩散与长期缺盐、商旅艰难、人地矛盾紧张密不可分。明末清初,四川暴发瘟疫和战乱,人口急剧减少,其他省份的人移民入川,价廉物美的辣椒和花椒成了移民家庭的主流选择。

这种来自美洲的作物,慢慢地,被赋予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最典型的是把辣椒拟人化。《红楼梦》里,王熙凤被叫做凤辣子,形容人物个性爽利、果断。

真正把辣椒推上主流榜首地位的,是上世纪80年代,移民涌入城市。辣是一种痛觉,某种程度上,共同吃辣的行为与劝酒相似,意味着“我愿意和你一起接受伤害”,能迅速拉近两人的距离,在陌生的城市交付信任。

于是,平价辣味餐馆开始兴起,将原先酸甜苦辣咸的差异迅速统一。各种辣椒制品也开始流行。1998年南方地区遭受重大洪涝灾害,农产品损失严重,湖北平江县特产的酱豆干因原料大豆价格高涨,当地企业不得不用廉价的小麦粉代替大豆,再在传统配方上加重辣味和甜味,“辣条”就此诞生,成为一代人的零食记忆。

辣得不行,又停不下来,实际上是一种“良性自虐”。类似于坐过山车、玩跳楼机、看恐怖电影,吃辣产生痛觉,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产生愉悦中和,又不使人陷入危险。

如今兴起的吃辣椒大赛,是优胜者展示忍耐疼痛能力的表演。如果世界各国人民都加入这场比赛,中国不一定能夺冠。有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个吃辣普遍、吃辣人口上升快,但总体而言不能吃太辣的国家。印度、墨西哥、东南亚等国吃辣烈度都超过中国。

但这并不妨碍售卖辣椒的淘宝店销量。网友评论里,每次吃完辣椒,皮肤、口腔、胃肠道、屁股都轮番来一场火辣辣的吻别。有人的嘴唇辣成了香肠形状,有人“辣得屁股冒烟”。友情提醒:做完痔疮手术,千万别吃辣。

来源:中国青年报